聖安琪與天主及其所創辦團體的關係

安琪梅芝出生於於十五世紀時的義大利北部，在一個虔誠信主的農家中長大，從小她便意識到自己願意獻身天主的渴望，然而一直到多年後，有了許多的人生經驗，她才逐漸明瞭天主對她的計畫，是去創立一個不同於當時修會形式的獻身團體。就在她六十歲那年，她與一群願意度祈禱生活、也願全方位自我奉獻給天主、成為基督徒典範、但仍生活於俗世之中的女孩們，一起開始了這個有別於「修會」的貞女團體。

換言之，她的生活方式「薪火相傳」給了一群與她有著一樣夢想的女性。她對她們無所要求，正如她在勸言六中所提到的：「.....對她們的任何要求，自己都當率先做到。」這群女子一生不婚，生活及工作如常，但時常一起聚會、禱告，彼此激勵，也從年長充滿信德及智慧的姊妹處獲取指引，她們勇於接受挑戰，樂於付出。

安琪受到聖方濟簡樸及神貧的生活方式影響，她也幾乎是一無所有—住在朋友家的客房或教堂旁的附屬邊間，當一些足可讓她生活無虞的富裕朋友願意資助她時，她卻又效法聖方濟，引導他們轉去幫助那些比她更貧困的人們。當時有些頗具社經地位的權貴，也常去諮詢她的勸言與指導，她溫和的仲裁方式常促使敵對的人們言歸於好。由於不善書寫，她透過秘書筆錄，以口述方式為後人留下許多神修著作。這些內容豐富、交織著她心靈所嚮的遺作，呈現了她的神修深度以及她與天主的關係，即使隨意擷取

幾段文字精髓，都足以讓人默想祈禱再三。這些作品字字珠璣，令人默思咀嚼不已，諸多深具啟發性的字詞如：

以耶穌基督為唯一的寶藏(勸言五)
面對困境與憂慮；
祈禱、信賴、堅忍；
溫和、仁慈與善良；
和諧、團結與友誼；
服從、分辨與審慎；
正直、感恩與喜樂。

當然不僅如此。在文章裡她彷彿直接面對每一位單一讀者，急切地將全心傾注於文辭之中；安琪所理解的親密關係來自她熟知並熱愛的天主聖三，一種最深遠且最具創意的愛的關係。她需要團體，她渴望她這一群精神上的女兒與姊妹們，能夠像她一樣地聆聽、學習並以全心靈答覆賦予她們豐足一生的天主。

她希望人們不是效法她，而是追隨天主，且能像她一樣試圖生活出福音的價值、活出「基督的肖像」，同時在萬事萬物上都能看見天主的臨在。她正如同洗者若翰，企望為救世主預備道路，引領那些被天主美善吸引的人走向耶穌基督，她，只是通往聖境途中的一座路標而已。

她從團體的成員中挑選了幾位富潛力成為領導者的女士，傳授給她們善度信仰生活及神修的方法；當她們逐漸茁壯成熟、具備了神修深度又能審慎行事時，她才再度邀請另一批心地純潔柔和的年輕女性加入團體，一起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生活方式，她們同居共處、和睦團結。安琪在世的最後幾年，與她們共同開創了這個新的嘗試，一種讓天主親自引領的新生活。

在一些聖安琪的畫像中，她被描繪成一位朝聖者，頭戴方巾，手持棍杖，杖上拎著她小小的行囊。在真實的生活中，她也的確曾是一位朝聖者，她從碧夏市出發，曾去往許多遙遠的地方，如聖地（途中她卻一度暫時性失明）、如義大利蒙瓦洛朝聖地（該處可喻之為中世紀的迪士尼樂園，為那些無法實際到聖地朝聖的人們，該朝聖地模擬重塑了許多耶穌基督一生行住坐臥的時地情境）。安琪的一生的確可稱之為「朝聖之旅」，她的生命總是以天主為標的、走向祂；每時每刻每處對她而言都是聖地，因為耶穌基督無所不在。

她不斷尋求可以光榮天主、事奉天主的新生活方式，這個為天主及為他人服務而存在的新型態女性團體，就是一種不曾有過，極具原創性的方式。

她團體中的夥伴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多麼異於常人，或比別人更勇敢或更像基督徒，她們只是以一種心靈統整的態度，慷慨答覆天主在她們生命中的召喚；身為一位天主子民，她們意識到，只有去「服務天主子民的需要」才是悅納天主最好的方式。

每個人的一生其實都是朝聖之旅。聖安琪及許多神修導師都具備這樣一些特質，這些特質吸引我們追隨聖安琪及她的遺訓，迎向生命中的諸多挑戰：無論何時何地，都能認出該時該地就是「聖地」之所在。

在每個當下，都能盡力以自己的天賦、才能去回應人們的需求，並看出那就是天主的召喚，服務他人時，能堅定地信賴上主，並充滿勇氣與希望。

顯而易見地現今世界瀰漫以下諸多苦難與邪惡，對正義的渴求促使我們轉向天主：

人口販運、生活困窘、

遍布四處卻在哪兒都不受歡迎的移民們
因國與國的爭戰而流離失所的破碎心靈
環境與資源的濫用，對地球的破壞

韋氏大字典第七版將「朝聖之旅」定義為「在世的生命旅程」。安琪和她的友伴們手持朝聖手杖，勇敢走在如聖經米該亞先知所諭示的道途上：「履行正義，愛好慈善，虛心與天主同行…」(米該亞先知書第六章第 8 節)。安琪深知她已在平凡之處開展了一條不平凡的路～一群穿著便服的年輕平凡女子們，以無比的愛心進行日常作息，度豐富的靈修生活、無論是在團體或靜獨的祈禱中密契天主，這一切都默默地影響改變了人們。她們並沒有從此世抽離，卻是生活於此世，以謙卑的愛服務那些渴望天主的人們。

聖安琪並不曾建立什麼行政制度，或預設她與她的友伴們去成為學校教師或教育工作者，她除了期待她們在自己被賦予的角色上努力成聖之外，她也從不曾分配任何工作或使命給她們，她的先見之明讓她知道，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已然綽綽有餘。

Sue Anne Cole, osu
寫於美國